



# 楚人恩仇

上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宗廷 著



● 连环计反间计美男计计中有计  
● 侠客战间谍战枪炮战战战不同



# 僰人恩仇

上

宗廷◎著

1996·成都

## 内 容 提 要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报刊广播影视，学术报告掀起的“悬棺热”，激起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对僰民族消亡之谜的强烈关注。该书是一本用现代人眼光，从多角度多侧面审视和表现历史积淀的惊心动魄的通俗章回小说。

明嘉靖末年，峨眉派高手赛关公阿虎率僰民抵抗官军；汉彝苗乡亲义薄云天；豪门公子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赛伯温尤端异、流民寨主铁头豹共赴劫难；僰人土官甘当主人鹰犬，或以子侄情妇为饵行美人计反间计……小说情节曲折，悬念迭起，人物性格独特，续补一段亡史，再现时代风貌人情世态，僰人四百年奇冤沉谜终见天日……

# 目 次

## 初 潮

第一回	甜泉店药翁痛定思痛 望京石阿虎报国无门	(3)
第二回	憨阿当赶街奇遇 义阿虎习文学武	(12)
第三回	鲁采办春风得意 铁头豹绝处逢生	(24)
第四回	反变革锦衣卫牵线 寻代理高学士复辟	(36)
第五回	冯保言多必失 居正东山再起	(47)
第六回	铁头豹拦路请客 赛伯温舌战群儒	(57)
第七回	尤端异弃儒经商 张江陵恭迎内官	(68)

第八回	众豪杰张府祝寿 指挥使半含酸辛	(77)
第九回	郭开催税放债 兄妹赛伏野马	(86)
第一〇回	阿黑智斗官军 郭开怒捉人质	(97)
第一一回	杀郭开人人争先 闻凶讯冉龙叫好	(108)
第一二回	江陵心惊高公喜 几家忧愁万家乐	(122)
第一三回	隆庆夭折乱轰轰 冯张联手挽狂澜	(135)
第一四回	翻旧案冯保掀狂涛 受重任居正平都掌	(146)
第一五回	阿虎自缚请罪 傅云赴省听训	(156)
第一六回	天无敌斗牛显神力 赛关公凌霄遇故交	(166)
第一七回	赛关公行刺毕节 李大力大闹水西	(179)
第一八回	土官庄深夜劈掌 点将台锥牛酾酒	(193)
第一九回	巡抚兵临叙府 刘显都督平南	(204)
第二〇回	铁头豹黑水遇难 曾省吾天兵纪录	(215)

第二一回	攻香炉刘都督受挫 破苗寨猴脸狼行计	(227)
第二二回	三公子争献连环计 赛关公三上凌霄寨	(241)
第二三回	救阿苟四上凌霄寨 出奇兵争吃夹沙肉	(253)
第二四回	兵营内弟子说书 岩头寺巡抚扶乩	(267)
第二五回	十家牌军民受缚 野花谷阿爹被擒	(281)
第二六回	首辅奇计安军 万众凿滩通江	(291)
第二七回	都督发怒众将昏昏 都都遭火群魄杳杳	(301)
第二八回	破都都猴脸狼再行计 保都都阿黑哥忘生死	(312)
第二九回	雪上加霜都都再遇险 铁炮轰鸣刘铤遭天亡	(326)
第三〇回	岩头寺都督痛失子 九丝山军师戏二儒	(338)
第三一回	间谍战风云迭起 悬棺祭众志成城	(350)
第三二回	阿芳妹触景生情 王木旦负荆请罪	(361)
第三三回	都宪对侍郎可笑 情妹系情郎好羞	(373)

第三四回	王祥盟誓悬棺 阿马三考妹婿	(385)
第三五回	美男子中美女计 真内奸行反间计	(397)
第三六回	王木旦中秋弄权 曾省吾月圆赏戏	(410)
第三七回	巡抚生病道士作法 木旦发难军师受挫	(421)
第三八回	义军赛神祝寿喜上喜 官兵斋醮还愿乐中乐	(431)
第三九回	真武祠官军点兵 九丝山新人成亲	(442)
第四〇回	巡抚雨夜悬崖壮行 义军梦乡哨口失宁	(453)
第四一回	阿马增援受骗误事 刘显破砦大火驱雾	(463)
第四二回	新郎临阵叛变 新娘盘肠大战	(475)
第四三回	阿马上天入地杀内奸 阿虎悬岩遗恨问苍天	(485)
余    波		

## 初 潮

# 古楚人历史悠久 指挥使醉酒杀人

谁家棺木挂悬崖，善良姊妹痛心怀。  
雪霏荒草山呈孝，风吹松柏哭哀哀。  
白日开花陈祭礼，夜间星斗照灵台。  
孝子贤孙今何去？千古悬棺鸟徘徊！

这八句诗乃清朝无名氏所作，至今仍刻在珙县麻塘坝邓家岩悬棺下，尾联已被风霜刀剑削去。僰族被灭，天悲地愁。

噫！武王会盟伐纣，僰人功盖封国。傍夜郎臣蜀王，讲仁义耐勤劳。秦皇南面称帝，僰道归属犍为。巴蜀豪富靠僰僮，冶铁煮盐开丹砂。诸葛亮七擒七纵，僰道王臣服南溪。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纹身踊。开发西南建奇勋，卫国保家称唐宋。话说朱元璋洪武元年开启大明十七朝二百十六年江山。六年六月置叙州府，二十七年移叙南卫于珙县下罗计。

成祖永乐十三年首开平都掌蛮纪录，历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七朝十三次会剿。至隆庆六年叙南卫总算平静了五十余年。

且说嘉靖四十五年夏收征税的一天午后，麻圹坝车子洞三间草屋内传出一声声惨叫。“砰”一声响，门被突然拉开。守卫的两把刀一抖，本能地挡住衣履不整惊惶奔出的少女。身后扑来踉踉跄跄的水牛般大汉，酒气熏天，双眼赤红恼怒。被小旗逼在祖先牌位旁的少女母亲拼死奔来救应。小旗嘻嘻哈哈一把搂住。门前剽悍的武士挺刀冲来，却被几十个官兵围住厮杀。

尖脸猴腮的土官一旁斥道：“不识抬举的贱骨头，给我住手！郭大人高兴才要你的女儿，哼！”

“唉哟——”小旗一摸左耳，鲜血淋漓，大怒，双手一扼，妇人气绝身亡。回头见武士持刀退进的阔背，挺刀插入一搅。惨叫迭起。

“阿老、阿姆——”少女怒目切齿，仇恨扭曲了柔媚的脸，低头狠狠咬住搂来的手臂。

“贱婢！”水牛大汉夺刀顺手插进少女左胸。“啊？”一丝惊惶掠过，转瞬满脸杀气，紧盯住发抖后退的土官，扬扬朴刀：“这贱婢家还有何人？”

“稟、稟指挥使大人：她有个十四岁弟弟阿黑。”

“以抗税闹事罪通告各寨斩尽杀绝！”

## 第一回

# 甜泉店药翁痛定思痛 望京石阿虎报国无门

苍山如海，红日西坠。四十里关沟如一条小溪蜿蜒流淌涌向京师。这就是塞外通向京师的通衢大道。两山屏列，路仅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从辰时至申时，车马骆驼人流往来不断。一高大的红脸公子兴致勃勃地看着两旁的山色名胜，时走时停。他挤进了沟坡上围观仙枕石的人群。这是一个高一丈方圆二十丈两面镌刻着字的枕形巨石。一书生正朗朗念道：

“嘉靖乙卯年三月十二日虏犯古北口，奉命率三镇兵二万余众，由居庸关入援，二十二日虏败逃，二十五日班师取道怀来即归。阳和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灵宝许论题。”

“啊——”红脸公子急得嚷出了声，“俺答打到这里来了？哼，真是可恨可恨！”

“嘿嘿，”一人冷笑道，“俺答才打到古北口？堂堂大明京

师戒严又解严几次了？庚戌年间，俺答围困京师，丁兵部驱赶几万士兵上阵，他们居然吓得屁滚尿流哭喊着逃回去。唉，大明朝一天不如一天，百姓怕又要枯骨蔽平原罗！”

人群走散了，红脸公子依然呆在那里。他听得热血沸腾，自语道，“大明朝怎么会弄成这样？阿虎以身许国，报效朝廷和天下百姓的时候到了。俺答，尔等休得猖狂！”

“好哇！公子相貌奇伟胸怀大志，一心报效国家百姓，实在难得。唉，要是朝中文武都有此心，大明朝何愁不兴，百姓何愁不安罗！”

红脸公子抬眼见一药翁含笑向自己走来，遂拱手答礼：“老人家见笑见笑，晚辈有礼了！”药翁放下背篓还礼：“公子不必客气，老汉无半点假言虚情。公子很像一个人。”

“啊——晚辈像谁？”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关圣爷！”

“啊——真的？”红脸公子惊喜得双眼放光。

“公子留上美髯就更像了。”药翁看看天色：“公子，今儿你是走不出沟了。沿途还有多处景色值得一看，不如到甜泉客栈住下，明早再赶路。”

红脸公子四顾，见暮云渐逼层峦叠嶂，行人车马稀少，忙拱手道：“好！老人家古道热肠见多识广，晚辈有许多事儿讨教，请喝几杯，借一步说说话儿。可好？”

药翁见红脸公子一脸真诚：“既如此，公子请！”二人边走边聊，煞是亲热：“老人家，仙人枕如此大，那仙人有多高大？您老见过神仙？”

“公子，这叫信则有，不信则无。神仙兴许有，只是我辈没福未见过。或许神仙幻化成普通人模样，杂在七十二行之中，我辈认不出来。哈哈哈，公子，这沟岔口山坡上就是甜泉客栈，上层住宿，下层酒食，生意兴隆。公子请！”

“哈——好酒！”药翁抿了一小口：“这酒味香醇厚，你喝喝。公子到京师投亲还是会考？”

“老人家，晚辈识字断文不多，到京投亲，若有机遇想到边关立功报国。老人家，请！”

“好！公子年少有志。近二十多年来，倭寇俺答日渐猖狂，屡屡犯我疆土。去年土蛮又犯我辽东，大明又添了一处心腹之患。公子打算边塞立功，机遇有的是。公子到京师投谁？”

红脸公子满心欢喜起身给药翁斟个双满杯，坐下喜滋滋道：“铁面御史何洪恩！”

“噢——”，药翁手一抖，端在手里的酒泼撒出多半杯：“公子，你是……”

“晚辈四川叙南人氏，叫阿虎，是何御史乡亲。老人家，何御史他……怎么了？”

药翁叹口长气道：“公子，京师若无其他亲友，就在老汉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回家去吧！”

“何御史怎么啦？老人家，请务必赐教！”

“唉——，上个月海瑞海青天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被下了死牢。前不久，何御史上疏皇上，释放海大人，也被锦衣卫逮下死牢，刑讯逼供主使者。唉——”药翁满目凄楚连连摇头。

“啊——”阿虎惊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缓过气来，悲愤道：“老人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老人家，请告诉阿虎！”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接着一阵尖利的喝道声：“闪开！闪开！白靴爷来了——快闪开！快闪开！白靴爷来了——挡道者死！闪——开！”

二人伸头一看，见是二个旗牌官正在开道。不一会儿，尘土飞处，一队人马急驰而来。蹄声震动山沟，行人吓得鸡飞狗窜。来不及逃上山的则跪伏沟壁。

药翁眼里闪过一丝惊慌，恨恨说道：“公子，这是皇上的亲军锦衣卫校尉力士，别理他们。来，喝酒。”

一队旗甲鲜亮的锦衣卫耀武扬威驰过，最惹眼的是他们脚穿的白皮靴。阿虎疑惑地问道：

“老人家，有这等威风将士，外患怎会不断？”

药翁长叹一声哽咽道：“严嵩奸贼垮台，大家空欢喜了几年。海大人抬棺冒死上疏，震动京师朝野。皇上也说海大人是当今比干，却依然把他打入死牢，再次令朝野震动，奸佞小人得志，忠贞之士寒心。何大人为救海瑞入狱后，朝野并未沉默。海大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辗转传出，京师争相抄阅。”

药翁仰脖一口干了杯中酒，掷杯挽须吟起海瑞上疏。阿虎听得虎目含泪蚕眉怒抖。当吟到“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阿虎正要开口，药翁止住。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责天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阿虎心波涌动，血脉偾张：海大人道出弊害，说得在理，为何反被逮下死牢？海大人提出的治国办法：节约，归田均赋役、清仕途强国防，惩贪官污吏怯懦将领等，都切实可行，为何不听？他记起了听到的几首歌谣：

“少小休勤学，钱财可立身。

君看严宰相，必用有钱人。”

“天子重权豪，开言惹祸苗。

万般皆下品，惟有奉承高。”

阿虎一下似乎明白了，面对京师站立捧杯洒泪道：“好个《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大人，晚辈有礼了！何大人，小侄来迟了！圣明的万岁哪儿去了？”说着失声恸哭，惹得店内一片哭声。

阿虎收泪不解地问道：“晚辈听师父说，皇上当初英明。何御史就是一个例子，叙南乡亲都以他为榜样。他和我都是同支的楚人，相隔不远，原名阿共，练一身文武艺投军报国，幸遇皇上，惊马救驾，被授予官职并赐姓何鸿恩。唉——，圣上怎么变得这样？”

药翁叹口气：“皇上继位四十五年，十五岁登基。老汉中进士在朝为官，见皇上力除一切弊政，天下井井有条，国家开始中兴。老汉好不高兴，以为幸遇明主。不料好景不长，二十五年来，皇上变成另一个人：离皇宫长住西苑斋醮，日索百官青词，宠方士炼丹长生，不见皇后嫔妃，不见皇子，不立皇储，把天下大事交与严嵩。严嵩趁机卖官发财，培植党羽媚上固宠图谋不轨。老汉上疏弹劾严奸，逃得性命归隐山林。唉——做人难，做忠臣更难！逍遥山林固然好，国家破败心如油煎！”

“前辈忠贞，令晚辈倍加钦佩！皇上他，唉！”

药翁住了嘴，摇摇头。阿虎也不再问。二人满腹心事默默喝着闷酒。

一阵低低的哭泣声由远而近。

“快走！死叫化婆，耽误了爷们喝酒不打死你！”这凶恶的喝斥声打断了二人的愁绪。阿虎惊疑烦怨站起，见一个叫化婆般的老妈蜷缩在地上哀求：“爷爷，我实在走不动了。行行好，让我歇会儿再走。爷爷，我求求你们！”

“啪”一声鞭响，阿虎身子一抖。

“唉哟——，痛死啦——唉哟——！”

两个白靴校尉旁若无人，一个还狞笑着：“老叫化婆，谁叫你儿子从永陵逃役？他死了，你这老不死的不顶谁顶？快走！”

又是沉闷的几鞭子，哀哀哭声更低微了。

阿虎满脸怒火，起身奔出。药翁赶紧一把扯住，低声道：“公子，别管！永陵是当今寿陵。听说嘉靖病重，内宫正抓紧预备后事。别找死！”

阿虎颓然坐下。紧攥的双拳艰难地伸直，互相摩擦着。药翁慌忙抢过阿虎面前一杯酒一饮而尽。伙计正好送来羊肉汤馍。

“来来来，公子，快填肚子要紧！”不见阿虎应声动手，药翁忙端起汤馍递上：“来，公子，别生气！啊——公子，你怎么啦？”一见阿虎满脸阴云，嘴角紧抿，双眼愤火，端然不动，双手把住的石桌角粉末纷纷落下，忙劝道：

“公子，千万别鲁莽，独木不成林啊！”

“不鲁莽！不鲁莽！”这声音好熟悉好亲切。啊，对了，那是慈母说过的话。阿虎脑海里出现了椎结桶裙面目清秀的母亲的身影。她送他上路，反复叮咛道：“孩子啊，贤士不发怒，勇士不鲁莽，一人在外千万别任性啊！”

阿虎长长吐一口浊气，轻轻抽开药翁把着的手，端起汤馍大步走出。两个白皮靴抽出绣春刀不怀好意地盯着他。阿虎若无旁人地扶起老妈妈喂着。老妈妈饿坏了，吃了一口，睁开眼来，自己抢过碗，狼吞虎咽，两行浊泪滚下……

居庸关雄峙在绵延不断的碧波翠浪中。附近巨型天然石